

西延高铁上的“流动博物馆”

文 / 张积会

四年前,当西延高速铁路建设的启动的消息通过新闻传开,我就与所有三秦儿女一样欢欣鼓舞,满心期盼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四年后,这条全长299.778公里、时速350公里、途径15个站点的高速铁路即将通车,我有幸参与西安铁路集团公司组织的“交通发展成就”西延高铁采风活动,开启了这场文化与高铁的邂逅之旅。

陕北,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当年的包西铁路开通时,我以铁路电务设备维修与养护者的身份奔赴这里,一干便是7年。陕北的每一个站区,每一条线路,都镌刻着我的足迹;铁路上的每一台设备,每一根杆件,都渗透着我辛勤的汗水。如今,再次踏上陕北旅途,就如同赶赴一场盛大的约会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的诗句瞬间涌上心头,熟悉的已经与眼前掠过的风景交织,让我应接不暇,惊喜不已。

我们首站抵达王家河大桥,这座西延高铁跨度最大、高度最高的桥梁,以“长桥卧波”的气势横跨沟壑,而真正让我驻足的,是位于铜川市老区的铜川站。这座总建筑面积近1.2万平方米的车站,以“丝路明珠,青色耀瓷”为设计理念,将耀州窑的文化基因融入建筑每一处细节。建筑造型取义红色照金文化,屋檐融合唐风秦韵,将精神信仰化作看得见的罐罐墙造型,配以耀州瓷的颜色,保留了一段耀州窑的古老记忆。

走进车站,就像步入一座红色基因与青瓷文化共生的立体博物馆。既能触摸到耀州窑的温润,又能感受到照金红色精神的澎湃与药王故里的文化厚重,每一处驻足,都成了我与铜川历史的深度对话。那创烧于唐代、盛行于宋代的耀州瓷,那隐居行医于药王山的孙思邈,那播撒革命火种的照金镇,那被誉为“渭北黑腰带上的一颗明珠”的铜川煤矿,无不以厚重鲜活的姿态诉说着古

老铜川的传奇过往。

离开铜川站,秋意渐浓,天色明净,抵达黄陵站时,秋阳从云层里钻了出来,把暖暖的光线投向大地。这座距黄帝陵仅4公里的高铁站,以“人文初祖,民族魂脉”为设计核心,将新汉风与现代建筑完美融合。汉风屋顶和母子汉阙舒展大气、古朴稳重,门阙的叠涩设计与轩轳古殿的苍松翠柏相映成趣。代表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三组回纹藻井,又寓意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柱头和横梁上的回纹阳刻工艺,也保持了装饰历史文化元素的延续性,营造出一种舒适温馨的候车氛围。徜徉期间,每一处细节都在无声诉说着民族根脉的故事,让候车的片刻也成为一场浸润华夏文明的短暂旅程。望着车站,我不禁想起六年前在黄帝陵北亭所见的四块碑石,尤其是毛泽东主席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不字体雄浑洒脱,内容将祭祖与抗日救国的时代使命紧密结合,字里行间满是救亡图存的坚定决心和民族大义。这份精神正通过这座车站传递给每一位旅客。

继续向北,我们来到洛川站,那完全延伸着洛川会议遗址风格的“人”字型站房,洛川会议旧址大门造型,传统窑洞屋檐雕花,激光雕刻金属板工艺,洛川黄土地质与公园颜色相融的洛川棕,以及完美地体现“红色圣地春常在,洛水山川果自香”的设计理念,都给人一种历史底蕴与现代气息交织的厚重感。这让我想起10年前参观“洛川会议”旧址的情景,在我们参观完各个展厅,准备离开时,导游补充:“当年会议选址洛川,就是因为这里正处延安与关中中间地段,参会将领骑马一日可达,交通相对便利。那时若有铁路,来往必会更加便利。”这段往事,让我对革命时期重大决策的考量维度有了更立体的认知,对能成为一名建设年



图 / 西铁

代的铁路职工深感自豪。

三天时间里,我们就是这样一站一站的参观,欣赏和思索,虽然未能走完所有站,但“一站一景”式的站房设计理念,一个个像铜川站、黄陵站、洛川站那样,将红色记忆、历史底蕴与民俗产业符号深度植入火车大厅的装饰风格,却如暖流般萦绕心头。

我在想,西延高铁自开工以来,历经风雨近五年。1.6万名建设者所谱写的这支气壮山河的建设壮歌,不仅是延安精神在新时

为老区谋发展的初心传承。

如今,这条承载着陕北老区人民对便捷出行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振兴发展期盼的红色铁路即将开通,作为一名退休职工,愿当一名“铁路文化讲解员”,向来往旅客讲述每座站房背后的故事,让耀州窑的温润、黄帝陵的庄严、洛川会议的红色精神,随着高铁的驰骋传遍四方。

深秋的黄土高原层林尽染,我再次回眸一眼气势宏伟、凌空欲飞的西延高铁,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乘上汽车,向着新的目标行进。

交通发展成就作家采风作品

摄影故事

初冬,在湛蓝通透、万里无云的蓝天下,101省道蓝田县灞源段的路旁,一树树柿子像红灯笼般高挂在蓝天的怀抱中,诉说着丰收的喜悦,它红得鲜艳夺目,红得圆润饱满,色泽诱人,构成省道旁一幅幅绝美的画面。

(作者供职于蓝田公路段)



山之上 国有殇

文 / 社会琴

当时间不知不觉进入到2025年的最后一个月,我们不禁又要感叹这一年的时光飞逝了,在今天这个阴森森的冬日,午睡起来,我不知怎的又想起了去年全家去云南腾冲过年期间参观了国殇墓园之后的心绪难平。也许,当时就埋藏在心里的心疼和震撼一直都在,憋到今天,到了以文字释怀的时候。

去年是我人生第一次去到腾冲。初次走进这个西南边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安宁祥和,走出机场坐上出租车,在和女司机的聊天中,我真切感受到她性格的温和谦逊,还有许些的飒爽和刚烈,为了探求这“刚烈”的根源,结合来之前自己所做的功课,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了国殇墓园,参观祭拜了1个多小时,悲恸了相当长的时间。

那是一个明媚的冬日早上,这个安静的西南小城里处处还都呈现着绿意盎然,我们一早就来到了位于市中心位置的“国殇墓园”,彼时的参观者还很少,进入园区,苍柏成排,翠竹挺立,肃穆之气迎面而来,零散的人们悄悄地观看着,无一人喧哗,似乎都怕惊扰了那些英灵。

国殇墓园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攻克腾冲战斗中阵亡将士而建的墓园,目前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也最完整的抗战时期正面战场阵亡将士纪念馆。没来之前我一直很好奇,为何腾冲这个边陲小城会成为日军和国军的厮杀地,直到我在墓园的墙上看到了当年的战争格局图——七

瞬间心情

七事变以后,日军快速占领了我国北方的京津地区,南方的广东、上海等华东和华南地区,中国沿海的所有港口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滇缅公路和滇越铁路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仅有两个运输通道。伴随日军进占越南,从腊戍到昆明的滇缅公路就成为了中国战略物资运输的唯一通道。日军为了彻底打断中国对外交通线,从东南亚地区抄后路进攻缅甸,意图以缅甸为跳板,进攻云南,直抵重庆。1942年2月,中国政府应驻缅甸英军共同抗战的邀请,同时为了阻止日军打断交通线的意图,组织中国远征军第一次挥戈入缅,10万中国军人入缅作战。在地理条件恶劣、物质不足等多种不利因素存在的前提下,第一次远征缅甸失败,日本人占领了腾冲,10万远征军只有4万人安全撤离,其余6万人绝大多数都葬身于缅北、滇西的原始森林中。1944年,为了完成打通中缅公路的战略计划,中国远征军组织第二次远征,围绕腾冲的滇西战场成为远征首战。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

20集团军以6个师的兵力强渡怒江,反攻腾冲。历经大小战役80余次,中国远征军以阵亡9618人的代价在9月份收复腾冲。国殇墓园就是为了当年牺牲的英魂而建立的,9618,如今看来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在当年却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对于我们这些出生在和平年代的普通人来说,“牺牲9618名中国军人”这句话,始终在心里没有一个确切的概念。直到那天我看到了那张图,心里的震撼简直无以言表。这是当年滇西抗战中牺牲的军人钢盔墙——这只是极少极少的一部分,仅仅有3000多顶。这里面有川军、有滇军、有中央军、有桂军,甚至还有印军、英军和美军。站在这面墙下,我自然就想象到当年这些钢盔下的一张张笑脸,他们中也许有的还未成年,有的刚刚结婚,有的刚为人父母,有的家里还有耄耋老母……他们的孩子、父母、妻子、丈夫在等着他们回家,而他们只能永远留在滇西的原始森林中,奔流而过的怒江畔……如果在这里我还能略微控制一

下自己的情绪,当我真正进入墓园的时候,就完全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烈士们埋葬在腾冲国殇墓园的小团坡上,坡顶是一座用腾冲特有的火山岩雕凿的民族英雄纪念塔,塔身正书“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克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塔”,塔基是蒋中正提,李根源书的“民族英雄”四个大字。以纪念塔为中心,围绕小团坡,以辐射状把坡体分为6个等分,每个等分都代表一个师,仍按照战斗序列整齐的排列在山坡上。墓碑上书阵亡将士的姓名和军衔,整个烈士冢共立墓碑3346块。因为当年的战斗异常惨烈,9000余名的烈士中,只找寻到3300余名烈士遗体,甚至还有绝大多数的烈士无法找到姓名、编号、军衔、籍贯。当地人只好把当年已经找寻到的烈士遗体集中火化,以小骨灰罐分别装骨,集体埋葬在小团坡上。3300多座墓碑,以当年的军人队列整齐列队,如同整装待发的队伍,时刻等待着军令的召唤,时刻等待着国家的召唤。

墓园里还呈现了另外一部分人为这场战

役所做出的巨大牺牲——滇缅公路不是用沥青石头铺设的,而是由十多万条生命铺起来的!这十多万人有大部分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因青壮年大部分都应征入伍了。在修路机械化程度很高的今天,我们难以想象当年承载着巨大运输量的滇缅公路竟是一条完全依靠人力所修建起来的,况且在其后四年的时间里,因为日军的轰炸,滇缅公路就在轰炸—抢修,抢修—轰炸中始终保持畅通。因为滇缅公路的畅通,滇西人民牺牲10余万人,其中有近4000名华侨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国支援,近半数人或牺牲或失踪,将热血洒在滇西的大山大川中。

在抗战期间,整个滇西、川南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投身战场。在抗战后期,几乎无兵可用,青年团,甚至是娃娃兵也被拉上战场。国殇墓园的来历也是从这些娃娃兵们而起。所谓殇,来自于楚辞,指的是幼年夭折或为国战死者。

祭拜结束,在国殇墓园的出口处,一个妈妈正在对自己的孩子讲着“落后就会挨打”的道理,那小男孩肤白唇红的样子实在可爱,我那么久憋着的情绪终于找到了释放的出口,我对着他们鞠了一躬,一下子泪雨滂沱了起来。我很想过去抱抱那个小孩子,然而我终究还是没有动,只在心里默默念着于右任先生的一句诗——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作者供职于商洛市公路局)



文 / 任媛媛

秋枝缀柿：把甜暖存进时光里

闲情偶寄

秋光里,田埂边的狗尾巴草还翘着毛茸茸的绿穗,执拗地不肯褪尽夏天的鲜活。路边的梧桐叶攥着半青半黄的劲儿,紧扒着枝丫,不愿轻易赴这场落地的约。可坡上的野酸枣红了,枝丫间的山楂红了,门前的柿子也红了——金秋的风裹着稻浪的清冽,掠过满枝红果,连空气都浸得暖融融的,像含了颗没化的糖,软乎乎的甜意藏在风里。

梧桐总爱铺陈离别,等叶子把黄透的劲儿攒足了,就簌簌往下落,不声不响地在院门口铺出厚厚的一层。清晨,母亲在扫门前的落叶,扫到柿树下时,扫帚杆忽然顿住:枝丫间垂着的果子,像缀了串小巧的红灯笼,是现在就摘下来尝鲜,还是等太阳再晒两天,把甜劲儿晒得更透些呢?

柿子是真熟了,挂在枝上,把斜斜的秋阳都浸得软乎乎的。巷口那棵柿树熟得最早,红透的果子坠得枝丫往下沉,风一吹,枝丫晃悠悠的,果子就跟着在叶缝间荡起了秋千。从枝叶间探出来的一颗颗,红得发亮,像是谁把上好的胭脂混着蜜糖细细揉进了果肉里,连皮上的细绒都透着润润的甜意。路过的人忍不住停住脚,仰着头数:一颗、两颗、三颗……数着数着就想踮起脚尖够一够,哪怕只碰着果子上软绒绒的皮,心里都甜得发颤。

在乡下寻柿,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惊喜。老柿树的枝丫早伸过了院墙,果子挂得密密匝匝,摘一串,托在掌心里,总觉得这果子像浸了蜜的小灯笼——挂在枝上时,是缀在秋光里的暖灯;摘下来摆在窗台上,连屋里的光都被染得暖了几分。

看着邻居张婶指尖捏着的小果子,忽然觉得这柿子像攥紧的小拳头:熟软了,就是慢慢松开的手,把积攒了一秋的甜全递到你嘴边;没熟透时,就攥着股劲儿,把清清爽爽的脆甜藏在硬壳里,等着懂的人来尝。大多柿子都不爱孤单,挤在枝丫间凑着热闹。有的挨得极近,果子蹭着果子,像在说悄悄话;有的聚成串,三四颗吊在一根细枝上,风一吹撞上的全是烟火气。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霜降过后,园子里别的果子早落得没了影,柿子却还稳稳挂在枝上。晨雾打在果子上,沾了水汽的皮儿亮得更显眼,果尖凝着一层薄霜,摸起来凉丝丝的,甜劲儿却半点没减,反倒多了份清透——咬一口,甜里裹着润,咽下去,连喉咙都觉得舒爽。

美好明明就挂在枝头,年年都能遇见,可还是忍不住想把它存起来:泡进酒里,让甜慢慢融进酒液;摆在窗台,让暖静静留在屋里。可就算这样,心里还是觉得不够——这柿子的甜,这秋阳的暖,我要怎样做,才能把它们留得更久些呢?

(作者供职于西禹分公司)